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

人生访谈卷 《收获》编辑部 主编

已经忘却的日子 不合时宜

曹 禺 张中行 等 著

收获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收获 60

周年
纪念文存 珍藏版

人生访谈卷 《收获》编辑部 主编

已经忘却的日子 不合时宜

曹 禺 张中行 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已经忘却的日子 不合时宜/曹禺等著;《收获》
编辑部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人生访谈卷)
ISBN 978-7-02-013120-4

I. ①已… II. ①曹… ②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6670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杜 晗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20-4
定 价 9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收获》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是一个“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特殊时刻，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那一期刊发了老舍、冰心、艾芜、柯灵、严文井、康濯等人的作品，仅是老舍的剧本《茶馆》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随后几年间，《收获》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如《大波》（李劫人）、《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蔡文姬》（郭沫若），等等。而今，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收获》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先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其时“文革”初兴，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艰难困顿，玉汝于成，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

浴火重生的《收获》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以其光辉人格、非凡的睿智与气度，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因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收获》视为自己的家园，或是从这里起步，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

经典。

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既是回望《收获》杂志的六十年,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

这套纪念文存选收《收获》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全书共列二十九卷(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中篇小说九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四卷、人生访谈一卷。除长篇各卷之外,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茶馆》一部,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合为一卷。

为尊重历史,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所以,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收获》发表时的原貌出版,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一概不作增删改易(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例如“拚命”的“拚”字和“惟有”“惟恐”的“惟”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文存的篇目,仅占《收获》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编纂工作来说,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由于作者众多(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

毫无疑问,《收获》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自是令人十分惋惜。

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详情见于各卷目录。这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加之种种变故，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并敬请见谅。

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

最后要说一句：感谢读者。无论六十年的《收获》杂志，还是眼前这套文存，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

《收获》杂志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 目 录 |

钱谷融	且说说我自己	1
施蛰存	且说说我自己	15
汪曾祺	随遇而安	20
林斤澜	纪终年	28
柯 灵	回看血泪相和流	37
李 辉	云与火的景象——我所理解的巴金	46
严 平	生命的执着	55
萧 乾	关于死的反思——兼为之唱一赞歌	62
丁亚平	水底的火焰	68
姜德明	散落的故事	79
荒 煤	小说梦的幻灭——说说我自己	89

李子云	书生荒煤	96
卞之琳	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	106
江弱水	圈子外的圈子外	110
王元化	自述	117
胡晓明	一切诚念终当相遇	122
毛时安	活出生命的意义	130
陈伯吹	人生采访与自我采访	138
秦文君	单纯人生	141
季羨林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46
许明	心宇浩茫示苍生	152
杨苾	散淡背后的执着——记杨宪益	157
吴冠中	霜叶吐血红——自己的心路历程	164
李辉	在黑白灰的世界里——吴冠中印象	169
丁聪	答读者问	180
陈四益	漫话丁聪	187

钟敬文	思絮录	199
汤学智	夕阳如火 老骥骋蹄	203
张光年	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	216
张中行	不合时宜——对镜看到的自我	222
叶稚珊	看“真”漫记	229
曹 禺	已经忘却的日子	236
万 方	灵魂的石头	240
范 用	最初的梦	261
李 辉	浪漫的余响——范用素描	269
黄 裳	掌上的烟云	280
杨 苡	沉默的墙	290
冯亦代	期待的日子（1941—1942）	298
李 辉	陪都迷离处——冯亦代和他的日记	315
余秋雨	君子之道	325
陈丹青	且说说我自己	332

叶 辛	从七房桥走出来	338
草 婴	我为什么翻译	347
高 莽	翻译家草婴其人	352

且说说我自己

钱谷融

我一向不愿意谈自己。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觉得自己实在一无可谈。人既平庸，经历又极简单，如果也一本正经地向人们大谈起自己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尽管自己所写的文章，曾受到过大规模的批判，但这样的事，过去在我们这里多得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不过，却就正因为这一点，竟使我顶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居然被列入四川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一书之中。六年前，我曾应该书编者的要求，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像流水账似的简单写了一下。现在，编者来信说此书即将重版，希望我能把自己的传略作些补充修订，如能重写那就更好。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重新看了一下，觉得确乎写得太枯燥乏味了。虽然自己平凡的一生，原本就难于引起人们什么兴趣，但既然要写，就得多少能让人了解到一些你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真实的性格。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经历的交代，使人读起来味同嚼蜡，

甚或像咬到涩果子那样难受，那就太对不起编者和读者了。所以这次我几乎全部重新写过，目的无非是希望能使读它的人少皱几次眉头而已；究竟是否能如我之所愿，那就知道了。

我原来的名字叫钱国荣，现在用的是笔名。一九一九年九月生于江苏武进。父亲早年教过私塾，因此当我一个比我大二岁的哥哥要上学读书的时候，尽管当时镇上早已办起了小学，他却仍把我哥哥送进了邻村他朋友办的一个私塾里去。我当时还小，本不到上学年龄，因为朝夕跟哥哥在一起玩，便也吵着要跟他一起上学，父亲也就答应了。第一天去拜老师的时候，在红毡毯上向老师磕了头，老师很和蔼，还给我们点心吃，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就渐渐地感到太拘束，不如家里自由，就常常想赖学。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严格，决不容许。先是哄骗，哄骗不成就继之以打，最后还是被强送到老师那里去。记得老师教我和哥哥读的是同一本书——《鉴略》。小孩子当然不会懂，老师也并不讲解，每天教一二句，只教我们跟着他念几遍，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念。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我们背诵。每次我都能流利地背出来。我哥哥却常常要打格顿，甚至要老师提示。于是老师夸我聪明，我自己和家里人都以为我比哥哥聪明。在私塾大概读了有一年多吧，镇上那个被当地人叫作洋学堂的小学，逐渐得到了人们的信任，我老师的私塾办不下去了，我父亲才把我和哥哥送到镇上的小学去。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一年多的私塾，可以不必从头读起。当小学里的老师拿我们读过的《鉴略》来考我们的时候，我尽管能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地背诵如流，但当老师用手遮住上下文，单独指着一个一个的字要我认时，我就几乎一个也不认得了。我哥哥过去虽然常常不能背诵，却每一个字都真正认识。所以考试结果，我哥哥进了二年级，我却只能从一年级读起。记得那时是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八岁了。

在小学里读了六年，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特别是五年级时候的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叫王自治，字眺越，是绍兴一带的人，据说是大夏大学毕业的。他对我特别好，教了我一年

就离开了。临走时，还特地把他的一部《天雨花》送给了我。并郑重地把我托付给一位同他比较要好的徐老师，要他以后多照看我。升到六年级时，教语文的级任导师谢老师，是新来的，刚从江苏省有名的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上作文课，我的卷子他批阅后发下来时，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诧，去向他说明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仍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上抄来的。当时这本《模范日记》很流行，我就找了一本拿去要他指给我看是抄的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他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这冤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看的日记中，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实在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就我所记的内容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些”这样几个字。老师是近视眼，但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可以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不想我的一个正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的表兄，忽然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这句批语，并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我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够大了，谁叫他自己是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吗？’”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又抱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懑，就真的照他的话在老师批语后面反批上“你看不见吗？”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子这位谢老师就忍无可忍了。第二天上课时，他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他的讲台旁用戒方当众打了我十来个手心。他别的不提，只抓住我的“你看不见吗？”这几个字，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不知道我的谢老师如今是否还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而且我当时已经为此挨过打，我仍旧要在这里诚恳地请求他的宽恕。后来，王自治老师临走时拜托他对我多加照看的徐老师知

道了我被打的事，特地找我谈了一次话，一面安慰我，一面也责备了我。他说，谢老师最初对你不了解，冤枉了你，后来也有些失悔。但你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一再冒犯老师呢？不过，他又说，谢老师还是喜欢你的，你以后要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后来谢老师果然对我很好，我是班上他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跟我很接近。

我爱读小说的习惯，早在小学里就养成了。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但家里并没有多少藏书。四书五经之类我没有什么兴趣，也读不懂，最能吸引我的自然是小说。不知怎的，我第一部拿到手的竟会是半文不白的《三国演义》。而且我家里的一部还是大本子的木板书，一共有二十本。我一九三七年就离家去了四川，中经战乱，这书自然早已不在了。我毫无版本知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当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看《三国演义》，自然多半只是似懂非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而且很有兴趣。譬如曹操的奸诈，刘备的宽仁，张飞的鲁莽，关公的义气等等，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事迹使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开始知道了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初步建立起一种朴素的正义观点。书中最打动我、最使我敬慕的则是诸葛亮。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三顾茅庐那一大段，把诸葛亮不求闻达的高远襟怀，野云孤鹤般的雅人深致，写得形神俱足，气貌毕肖，充满了动人的魅力。在读《三国演义》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诸葛亮是何等样人，读过《三国演义》以后，除了他的料事如神的超人智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所建立的显赫的功业，而是他出山以前的那副散淡的襟怀和那种飘逸的风神。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我所最敬慕、钦羡的诸葛亮，竟并不是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而是高卧隆中时的草野隐士的诸葛亮。我在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时，也常常带着自豪的感情说自己是“山野散人”。这恐怕只能归因于《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段写得实在太迷人的缘故吧！后来知道了诸葛亮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名言，我心目中最初形成的诸葛亮的形象，就益发鲜明高大起来了。这就种下了我此后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当然，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遗落

世事，也不可能完全淡于名利的，但总算能够比较的超脱一些。因此，在我过去漫长的坎坷岁月中，尽管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我也能淡然处之，省却了不少烦恼。《三国演义》还使我能初步读懂一些浅近的文言文，并在写文章时能用“之乎者也”来代替“的了吗呢”。这一点不久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小学毕业要上初中了，为了便于照顾，家里自然就让我进了我哥哥已经在读的那所中学。这所学校原来是一所国文专修馆，里面的教师大多是前清秀才之类的旧派人物，他们都不喜欢白话。我哥哥在我考取了该校将要入学就读之前，就用一种半是吓唬我半是自豪的口吻对我说：中学不比小学，作文哪里能用白话，都要写文言了。我听了不免有些紧张。上学后第一次作文，就硬着头皮“之乎者也”地瞎凑了一通，居然顺利通过了，还受到了老师的赞许。这不能不归功于《三国演义》对我的帮助。

读过《三国演义》以后，我对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就把家里所有的小说书，一部一部的找出来读。那时也不能分别好坏，自然更不懂得选择，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像《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封神演义》《野叟曝言》《金瓶梅词话》等等，就都是在小学里读的。那些年读过的真正的名著除了《三国演义》以外，就只有一部《水浒传》了。我生长在农村，村里的大人们农闲时常常央我给他们讲故事。我就把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在初中时代，小说就读得更多了。但主要仍是读中国的旧小说。除章回小说以外，也看了不少笔记小说。如《子不语》《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盦》之类。同时也开始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名篇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较多地读外国的翻译小说是进了高中以后的事。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and 风尚习俗，与我一向所熟悉和知道的完全不同。施托姆的《茵梦湖》、洛蒂的《冰岛渔夫》、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给了我无限的欢喜和忧伤。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

之家》，等等，引起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发起对青春、对未来岁月的朦胧的憧憬和充满诗意的幻想。这时，我已开始深深地迷上了文学，迷上了这绚丽多彩、充满魅力的文学了！我此后的终于走上学文学的道路，可以说就是种因于中小学时代对小说的爱好。

因为家境贫寒，高中我读的是师范。师范学校不但不要交学费，还供膳宿。我考上的又是一所名牌学校——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在中学教育界很有名望。因此亲友都为我庆幸，我自己也勤奋地学习着。一九三七年秋，我刚开始读三年级，九月间开学不久，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学校里也落下了炸弹，虽幸未伤人，但房屋毁坏了不少。警报解除后，师生纷纷逃离学校，战火也日益逼近，学校就此解散。我回到家乡，在母校南夏墅小学当了一段时期的代课教师。后来，昆山、青阳港等地相继失守，常州也岌岌可危。就在南夏墅小学一位年长的老师曹梦梁先生（后来听说他是地下党员，在五台山一带的游击战中牺牲了）的带领下，我们一共十一个人结伴奔向后方。辗转到了武汉。当时武汉聚集了不少各地涌来的流亡学生，国民党教育部怕这些学生跑到解放区去，就在四川、贵州等地办了几所国立中学，收容原来在各省省立中学读书的学生。我因为是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学生，就被送到设在重庆北碚的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继续读书。从一九三八年初读到那年八月，算是读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取得了毕业资格。接着就参加了抗战期间首次实行的全国各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我报考的是当时正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侥幸被录取了。中央大学共有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师范学院是那一年第一次创立的。读师范学院不但不要交学费，膳、宿费也全免。中央大学虽另有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中文系，但它设在文学院内，不能享受免费待遇（实际上后来那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也都可以领取贷金，并不需要交钱），所以我报考了师范学院的国文系。这个系因为是新创办的，第一年都是公共必修课，不但没有自己的教师，就连系主任也没有。第二年才请来了伍叔饒先生当系主任。伍先生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

生，思想较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作风。在他主持下，罗致了各方面的人才。先后来校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老舍也被请来做过讲演。此外还有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先生，不过他们到时我已经毕业了。

我是一九四二年毕业的，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一九四三年就由伍叔傥先生介绍，去当时也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一九四六年交大迁回上海，我也随校到了上海。一九五一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即调来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一直到现在。先任讲师，一九八〇年升教授。我在大学任教已经有四十五年了，其间没有担任过助教，也没有担任过副教授。当讲师的时间竟有三十七年之久（在交大的头两年名义是教员，待遇同讲师），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很少有的。

我在学生时代就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四年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有时也打桥牌，下象棋。跟我经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是以自由散漫著称的。不过，他们除了下棋打牌以外，还喜欢演戏、赛球等活动。这些，我就只当捧场的看客，不亲身参加了。我们还用墙报形式办过一种名叫《文艺风景》的纯文艺刊物，曾经出过好几期。我只提供稿子，不管编排、张贴等事。后来还准备办一种已经定名为《海市》的墙报，取“海市蜃楼”之义，我已为它写好了发刊词，但最后这个刊物似乎并未办起来。伍叔傥先生教我们的功课中，有一门叫“各体文习作”，经常要我们练习写作。当时在中央大学，“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是不读的，写作，在文学院的中文系也都是用文言。伍先生却文白不拘，都可以。他出的作文题也十分灵活，很便于写志抒情；有时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命题。所以同学们都不以作文为苦，而且很愿意听他看过我们的习作以后的评讲。我一向懒散，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自己主动写文章的时候很少。伍先生的“各体文习作”一连开了几年，至少每二周要作文一篇。我在学生时代，也就是在他的督促下，才写了一些文章。当年办《文艺风景》时，我所提供的稿件，就都是来自这些习作。它们虽大都是命题作文的产物，但由于我